

稼
村
類
藁

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臣秦 泉

謄錄監生臣鄒曾蔭

欽定四庫全書

稼村類藁卷三十六

啓事

暇投前丞相葉西澗

綠野優游超出神仙之上洪鈞塊扎願歸造化之中不
修尺牘之恭曷寫寸衷之蘊敬九頓首而一引吭抑惟
本朝厥有先正或置翹材之錄或公夾袋之儲如良醫

元 王義山 撰

用方並蓄乎參苓芝朮如梓人作室兼收乎椳栴棟梁
然而此乃呂正獻當國之時與虞雍公宅揆之日皆職
分當為之事俾人才各罄所長至若畫錦堂乃魏公佚
老之居獨樂園亦涑水退閒之所以他人處此惟牢關
固拒以養高獨二老不然且博採旁搜而薦進身固處
江湖之遠心常為宗社而憂伏念某學海漚如士林芥
爾四舉所廣寒之桂一日看長安之花方陞對極言幾
為擢舉首之凌景夏柰書生薄命遭不放出頭之歐陽

公雖墮乙科覺踰已分亦嘗問求理學不能免伊川科
舉奪人之譏妄習宏詞又恐犯龜山文字自售之戒獨
鬱鬱其誰語將汲汲乎何求過為京尹所知誤在辟客
之列載念糴官之設均為京局之榮可以非材而當此
選非藉吹噓之力終無奮迅之期某官得聖之清惟仁
者靜滿三農之望收歛其功看晚節之香自安於淡挺
特立獨行之操於急流勇退之中閒中日月靜裏乾坤
安分造堯夫之境洛下臺池外間花竹有時醉居易之

吟然可仕可止可久可速者聖人之時而或出或處或
默或語者君子之道是雖魏野嘗賡上天辭富貴之詩
將恐遼人遽發無地起樓臺之間蓋識者每以此覘吾
之國而我朝所恃則無競維人行將疏北闕之恩豈可
久東山而處徐行當車晚餐當肉固樂循真境之安巨
川作楫大旱作霖當再為蒼生而起宜廣為之搜訪庶
可備於馳驅雖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者其為
人品之不齊然予曰疏附予曰奔走予曰先後者豈可

異時之乏使致令嵬瑣妄冀甄拔倘蒙飛鶚薦而升或
可勉駕材而進雖素尊潞國欠再親洛社於洛中然來
自杭山喜獲出門生之門下

皈投叅政趙格庵

讀格庵之四書嘗親方冊備京畿之小吏已出大鈞恪
修駢儷之恭聊贅皈依之悃冒馬銜袖庸表摠衣伏念
某學海漚如士林芥爾僥倖韓昌黎之四舉忝竊范景
仁之乙科雖厄於不放其出頭然安敢自尤於薄命竊

嘗妄希拔萃擬習宏詞終以疲神文字之間不如刻意義理之學獨鬱鬱其誰語將皇皇乎何之乃蒙噓黍谷之灰且屢侍春風之坐賈黯既取科第得文正教之為官楊時待調京師慕程門往而從學矧在容察之下夙依覆燾之仁懇切一誠晉越再瀆某官伊洛以前一周子乾淳以來兩晦翁自誠而明以真實地為踐履由博而約於知行處著工夫每嘆漢唐之儒不知義理之學董子述正心而正心以上之事則闕而不講昌黎論致知

而致知以下之要則畧而不言嘗以先生纂疏而觀可
為前聖絕學之繼至若齋名之取義尤於大學以用工
自此而相吾君則非心邪念之不萌推之而平天下則
全體大用之悉備此大儒出而宗主斯道而後學所以
歸依其門某敢不愈究講明以求砭訂愚不可及也未
能救氣稟之偏賢尚在此乎深有冀師資之益

皈投浙漕洪損齋

齋局卑微竊祿王畿之下冰臺崇峻納身洪造之中雖

趨承之日方新而歸嚮之心維舊敬修尺牘滙寫寸丹
嘗讀平齋先生之文可為天下善類之慶謂太平之君
當與賢者共而皇極之世非棄人之時或言仁傑舉東
之有宰相器或言蕭何奇韓信真大將才或言正倫無
負魏徵之知或言阮咸不辱山濤之薦其論趙韓王則
取其綴奏紙以進其論陳古靈則取其疏薦藁以聞此
皆先正所云敢為執事者告偉哉華閥有此聞孫伏念
某學海漚如士林芥爾四舉間關而得第幾在甲科一

官僥倖以媒身方成再調幸忝鹽人之職獲依醴使之
光柰鞭算非良未慣通於齊筴幸筆耕有素頗能守於
韓釐豈敢辭箸裹之勞惟恐蹈蔗甜之歎雖才非劉摯
監鹽倉而有學士之稱然心慕仲淹掌西溪而得運使
之舉敬九頓首而一引吭某官九垓隆名六經粹舉天
目出茗水草臨安而篤生異人鋒車入帝闕過家山而
又持使節行即佩紫囊而上姑暫留錦水之榮某樹某
水某丘且歷指昔時之遊釣維駒維驥維駱豈久煩彼

隰之驅馳矧茲兼兩路之轉輸何者非二天之覆蓋圖
為得月遂移近水之樓相與為春提出沍寒之谷况已
在匠石之園伯樂之厩安得不發甯戚之歌驥明之言
倘今焉獲一盼於師門則繼此可終身於陶冶審傳說
之象匪伊觀金鼎之調和舉膠鬲於魚端有望青冥之
吹送

飯後浙漕朱尚友

燈窗積學熟讀紫陽夫子之書齋局備員獲隸尚友先

生之部卓有先儒之標的允為後學之範模輒致皈依
仰祈甄錄竊嘗考封事所載無非主公道而言謂有司
舉賢才所貴正人之得謂郡守薦屬吏毋為私意所蒙
采之公論而不遺疏遠之人求於下僚而不取軟媚之
輩輒以當家之事告于執事之前伏念某學海漚如士
林芥爾場屋間關於四舉殿庭忝竊於乙科以義理為
入道之門研精逕造知利欲乃點人之漆揺手莫前凡
平時思所以律諸身皆先生推此而淑後進茲忝鹽人

之役獲在王畿之間倣沿海鈔法之行務寬征權念臨
漳官賣之弊敢事煩苛皆一遵乎大訓格言冀不蹈於
庸流俗吏百年雲谷久欽喬木之家四牡星軺又拜甘
棠之芻是謂三生之幸遇可無一語以求知某官當代
老師斯文正派以真實地為踐履於知行處著工夫作
好監司又拈起浙東之政為名法從更詳陳榻後之書
使吾道之統有傳見盛德之後必大非久進薇省藥階
之步猶且收竹頭木屑之才敢期夾袋之儲遂啓大鈞

之問不慙銜鬻妄覬陶鎔幸親今代之文公可為師表
願效同安之王子以備門人

皈投刑堂趙平齋

粉陰夙庇敬修執贄之恭李掾卑棲遽起問鈞之想黽
未遑於趨戎乃先急於謀身輒忍恥以自鳴庶徼榮而
一顧嘗竊考古人之薦士無非與天下以為公呂文穆
夾袋之儲博採四方之衆論虞忠肅翹材之館類皆一
代之名流曾何專取於里閭初豈有偏於親故允謂至

公之舉夫誰得議其私然處鄉黨則恂如吾夫子所以
聖維桑梓而敬止作詩者謂之恭蓋知人本自昔之所
難而居鄉乃論秀之從出所以朱買臣之貴不薦於他
人而薦於同邑之賢吳隱之之名不顯於他人而顯於
鄰居之士固自知其非稱姑畧誦於所聞伏念某拆襪
短材濫中末第立身行已惟知實地之可憑洗手奉公
粗謂仰天而無愧初筮零陵之戶誤為臺府所知挈來
鴈峯濫贅烏幙慚無贊畫深愧湖南之客多賢恪守廉